

人间笔记

2

谈歌 著

谈歌



NLIC 297069423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间笔

谢
豹

记

2



NLIC 297069423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笔记. 2 / 谈歌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06-5692-1

I. ①人… II. ①谈…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794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65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序

出书不是第一次了，自己给自己写序，却是第一遭。小说集《人间笔记》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是郑法清先生作的序，这本《人间笔记2》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曾想本着一事不寻二主的精神，再劳烦郑先生一回，可是先生太忙，不好再让他忙上加忙，继而又想找别个老先生给写一个？还没张嘴呢，就有俊石先生说话了：“你还是快算了，你自己写写吧，序么，就是一个导语，你实话实说写出来，或许还有点儿特色呢。”

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自己来吧。

可说点儿什么好呢？就先说说我写笔记小说这个话题。

常有读友来信，问我：“近年为什么总写笔记小说呢？”这是个误解。坦白地说，我写笔记小说，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趁着全民读书热，我追风赶浪，也读了一些明清小品，也读了些唐宋散文，更着重地研读了鲁迅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还要交代一句，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在河北保定——中国近现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清代的直隶总督署设在这里。许多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文化人物，多曾在这里显达或隐居。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出现了无数英烈。于是，保定便有了太多的人文传说与历史掌故。听得多了，知道的多了，便有了触动与感动，便有了想写写的冲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学创作正是热闹的时候，（热闹得有点儿像今天的股市？）我便跟着起哄（有赶时髦的味道），开始学习写小说。我那

时有个小感觉,在报纸或期刊上发表小说,应该写得短些、精练些。加之我小时候喜欢听故事(最爱听袁阔成和李润杰两位老先生的),由此,便在故事上多下了些工夫。

陆陆续续地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陆陆续续发表了几十个笔记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内容大多以保定为背景。还要提一句,当时的文学期刊《莲池》与《河北日报》的副刊,对我的帮助与扶持很大,尤其是《河北日报》《北京晚报》以及后来复刊的《羊城晚报》对我写笔记小说,起到了一种有效的训练作用。你想呀,你给报纸写稿,不能写太长了,必须简约。控制字数与情节,成了我写作技术上的第一要义。现在看来,这一阶段的写作训练,对我后来的笔记小说写作,打下了方法上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后期,我曾先后到两家行业报纸当了几年记者。这一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大量的消息与通讯。小说没有时间写了——偶尔也三天鱼两天网地写过几个,至今记得在《现代作家》(编辑是杨泥先生)、《广州文艺》(责编是岑之京先生)、《小说林》(责编是陈明先生)等期刊上,也零星写过几篇,但纯粹属于习惯动作了),但一直坚持看小说。现在回忆,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对小说的理解,更趋于冷静了。开始研究“笔记小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篇幅的长短,字数的控制,人物的设置,语言的调子,种种。与普通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能有什么区别呢?这些,我当时都较为认真地考虑过了,虽然考虑的结果很不成熟。但毕竟认真考虑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记者队伍。新工作的事务不是很多,我就把小说创作拣起来了。这段时间,我写了一批所谓的“笔记体小说”,在全国的刊物上发了不少,有十几篇还得了刊物年度奖或征文奖。本来,还可以再多写一些,有朋友劝我:“你应该趁着年轻,多写些中篇长篇,你将来力气不够,就写不动了。笔记小说可以先放一放么。”仍然本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1993年之后,我的写作就以中篇为主了。短篇小说也写,但是不多。粗略计算一下,到2000年为止,共七年时间,我大概发表了

近百个中篇小说。果然让朋友说中,这之后,我的体力开始下降,写中篇与长篇的心思淡了,又把精力放在笔记小说上了。顺便提一句,这期间,我用笔记小说的形式,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也算是对笔记小说如何延展的一个探索。

上边讲了这么多,就是讲了讲我写笔记小说的经历。写了这么多年,笔记小说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想来想去,我还是讲不清楚。倒是有些粗浅的体会,还是可以说一说的,供大家参考。

所谓笔记小说(指短篇建制的笔记小说),是不是更应该强调笔记的感觉?是不是更应该强调文本的纪实感?是不是更应该有一种历史感?其语言风格,更应该是中国味道的。其故事内容,也应该是中国读者喜欢的那种大开大合式的,其故事的构成,也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学那种白描式的。总之一句话,这路小说,一定要是中国气派的。否则,怕是不对路了。

笔记小说虽然显得灵活、自由、随意。但是,篇幅要限制,行文要克制、字数要控制、速度要节制。不可以信马由缰。不可以情节游离。不可以语言欧化。不可以立意不是中国味道。总之,应该好读。小说如果不好读了,还叫小说吗?先有小说,再有笔记小说。说到底,小说么,就是一种通俗读物。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小说不是哲学,也不是什么宗旨宏大高远的“天书”。中国小说的大义,即冯梦龙讲的那样“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冯氏这句话指的就是故事与语言的两面。这是小说最基本的,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硬道理。不如此,不好读!现在的文学杂志被读者抛弃,除去电视网络的影响,很大的一个问题,即小说越来越不好读了。我这样理解,对吗?也算一家之言。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放眼看去,时下写笔记体小说的作家很多了,由此说,笔记小说在当下的文学里,已经有了阵容。

谢谢读者!

谈 歌

2010年秋于保定

目 录

黑子和石头·····	001
保姆张秀梅·····	015
龙粥·····	030
万家福超市·····	047
老张·····	055
苏子玉·····	064
洗澡·····	081
鱼塘女人·····	091
梁宝生·····	104
邢玉明·····	123
穆桂英挂帅·····	143
绝品·····	161
绝技·····	167
绝渡·····	174
绝印·····	184



目 录

绝债·····	196
绝誓·····	203
布店·····	209
玉人堂·····	216
茂源米栈·····	225
百梅图·····	232
三人棋社·····	238
一袋红薯·····	247
暴雨桥头·····	254
二人石坊·····	263
贺梁红梅·····	272
四家书楼·····	284
海口·····	294
张子和·····	303
天香酱菜·····	326



黑子和石头

家庭养宠物已经成了城市生活的时尚。所谓宠物,多是指家庭养狗、养猫,也还有养兔子的、养乌龟的、养蛇的、养小猪的、养狐狸的。种种。谈歌不甚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以养狗者为众。狗是人类的朋友,这是中国外国都知道的道理。谈歌家楼上,住着王大爷。王大爷今年七十四岁了,老伴去世早,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王大爷有两大爱好,一是狗,他养了条小京巴儿。取名“哥们儿”。总纳闷儿王大爷如何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王大爷或许真拿它当哥们儿了?可是,王大爷称呼他那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的时候,总是笑骂:“那两个小兔崽子。”“哥们儿”品种一般。土黄色。王大爷却养得上心、在意;二是象棋,王大爷的棋,下得一般,却上瘾成癖。谈歌也是他的棋友之一。夏天的时候,王大爷常常坐在树荫儿里与人下棋。棋子摔得啪啪作响,“哥们儿”则在他身旁静静地卧着。对于这两项爱好,王大爷有自己的解释。说棋,王大爷讲,下棋不计输赢,只为活动脑筋。下棋是动脑子的事情,锻炼么。人不怕年纪老,就怕脑子老。脑子老了就完戏了;说狗,王大爷讲,养狗好,养狗比养孩子好,孩子总得气你,遇到不孝顺的,还得气死你。狗不会气人。狗听话。狗比朋友好。朋友再好,或许有翻脸无情的时候。为了钱,为了权,为了女人,都可以跟你翻脸成仇。狗让人放心,不会为名利跟人治气。狗一辈子也不会背叛。说这话时,王大

爷一副过来人的神态。十分自若。谈歌则听得心惊。王大爷讲得刻薄入骨。却是道理。道理么！

此是闲话，打住。

下边讲一个狗和猫的故事。老故事，“文革”期间发生的。是谈歌的表哥张得法讲的。

张得法的父亲母亲都是铁路工人。张得法的奶奶是谈歌的爷爷的姐姐。如此讲，他奶奶就是谈歌的姑奶奶。张得法的父亲张青山，就是谈歌的表叔了。张青山是火车司机，业余时间喜欢养猫。那时城市里不兴养狗，可以养猫。养猫与宠爱似乎关系不大，只是为了防鼠。那个年代，粮食紧张。城市粮食供给是定量的。家家户户也还没有冰箱。剩下点儿吃的，大都是装在篮子里，挂在房梁上，高悬；或者装进橱柜里，关紧。都是为了防备老鼠。就这样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常常被老鼠们算计了。张青山养了两只猫。一只黑色，起名“黑子”；一只白色，起名“白子”。张青山养得非常上心，两只猫干干净净，非常可人。张青山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先逗逗“黑子”和“白子”。也是一乐儿。

1969年夏天，表哥张得法从保定中学毕业了。张得法从小就立下志向，想当一名火车司机（年轻的读者可能会嘲笑，火车司机有什么好当的。可那个年月就是那样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长大当工人，是许多孩子的理想。当火车司机的理想，绝对是一个志存高远的理想），可是，张得法当火车司机的理想泡汤了。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张得法下乡插队了。

张得法插队这个村儿叫李家庄，距离保定市七十多里。隶属保定满城。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呼啦啦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个知识青年，就给村里出了难题。正是夏收季节，虽然市里县里拨了专款，让村里给知识青年盖房子，可是正农忙呢，李家庄一下子盖不上那么多房子，村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把知识青年分配到各家各户去暂住。说好，是临时措施，等到农闲，村里盖好知识青年宿舍，再让他们从各家搬走。

张得法被分配到李大水家去住。李大水家是中农。按说，知识

青年应该住到贫下中农的家里才对。这是阶级路线的问题呢。可是李家庄贫下中农的房子不够住。李大水家里就一个人,还有一条狗。房子宽绰,张得法只好暂时“中农”了。

张得法下乡时,表叔张青山让张得法带上了“黑子”。张青山对他讲:“农村老鼠多。带着“黑子”下乡,肯定有用。”三十年后,张得法对谈歌讲,他父亲让他把“黑子”带到乡下,或许还有一个原因:这只两只猫喂养不起了。“黑子”被张得法抱走时,“白子”慌慌地追出门来。“白子”似乎知道“黑子”不能再回来了。张得法回忆说,“白子”的眼神挺伤感的,并且用一种很凄婉的声音低低叫着。叫得张得法心里一个劲儿泛酸,眼睛也就湿了。

张得法带着“黑子”住在了李大水家里。李大水四十多岁,老伴前几年去世了。两个女儿都嫁到外村了。李大水本来已经说好,让大女婿或者二女婿倒插门进来,也算是顶个门户,农民过日子么,人气不旺总是不好。可是两个女婿结婚前,都答应得好着呢,一结婚就变卦了。嫌李大水是中农,成分高了一点儿,都不愿意来了。李大水愤怒了,给两个女婿捎过话去:老子的闺女都让你们睡了,你们倒嫌老子的成分高了。中农怎么了?毛主席说过,中农是团结对象呢。你们还想团结老子了?行,你们谁也别来了。老子也不团结你们了!从此,李大水坚决不让两个女儿和女婿上门了。李大水就一个人住。李大水养的那条狗,是青色的,很威猛。半人多高。李大水告诉张得法,狗的名字叫“石头”,两个女儿嫁出去之后,他就养了“石头”。总是一个伴儿么。

(多年之后,考了上研究生的张得法从理论上阐释说,人是群居动物,人类是因为恐惧才聚居在一起的。李大水应该是因为对孤单的恐惧,才养了“石头”的?)

“石头”与“黑子”倒是能够友好相处。李大水的院子里,有一棵碗口粗的老枣树,老得已经很少结枣子了。李大水也说不清楚它的年纪,李大水说,早想砍掉它,重新种一棵新枣树。两个畜牲总是围着这棵枣树绕圈子玩儿,欢欢快地戏耍。“石头”摇一摇尾巴,“黑子”就跟在它屁股后边跑。李大水看着也挺高兴,就改了

主意,不想砍这棵枣树了。说是给“石头”和“黑子”留下一个玩耍的地方。李大水还对张得法说:“小张啊,自‘黑子’来了,这院子里的老鼠果然少多了。”李大水还说:“小张啊,如果有合适的猫,就它跟‘黑子’配到一起,多生几只猫。咱李家庄缺猫呢。”张得法笑道:“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村里的猫,找来一只配上就是了。”李大水则坚决地摇头:“不行,不行,猫跟人一样,也讲究门当户对呢。村里的猫都是农村户口,不般配,还是要找一只城市里的猫来配,才行。”

“黑子”或许是在城里养得馋嘴了,或许是嫌李大水家的伙食差了些,来到李家庄还没几天呢,便不肯踏实地在李大水家待着了,它开始在村子里乱跑了。后来,竟然跑到了村主任家里去了(村子里的一把手,称呼为主任。这是“文革”时的称呼。现在总看到一些写“文革”题材的文章,总把村主任写成村长。这是作者弄错了。“文革”前,农村的一把手是支部书记,简称支书。“文革”开始后,农村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就成了革委会主任。简称主任。至少,北方的农村,是这样子的)。

村革委会主任名叫李大贵,就住在李大水家的隔壁。他和李大水是没有出五服的同宗兄弟。论年纪,李大水应该叫李大贵哥哥。李大水长得个头矮小,李大贵长得高大粗壮,怎么看也是哥哥。可是李大水从来不叫哥,只叫李大贵主任。李大水说,这样叫法显得尊重。李大贵家也养了狗。两只。一只灰狗,一只黄狗。灰狗叫“大宝”,黄狗叫“二宝”。“大宝”“二宝”都长得高大威猛,李大贵非常喜欢,常常带着它们在街上遛。村里的地主富农们,见了都躲着。村里人都恭维着说,主任家的“大宝”、“二宝”,也像主任一般神气哩。

那天,“黑子”或许闻到什么味道了,就颠颠儿地跑到了李主任家。李大贵或许没有见到过这样漂亮的猫,觉得挺稀罕。就拣好吃的喂了点儿。一次,二次,“黑子”就吃馋了。于是,就有了第三次,第四次。“黑子”就成了李大贵家的常客。写到这里,读者不要想象李大贵家里会有多么富裕。当年村里都穷。李主任家也一样,也是凭着工分吃饭(当年的村干部也不似现在一些村干部那样胆

大包天,什么救济款都敢乱花,什么钱都敢贪污)。“黑子”吃多了,“大宝”、“二宝”就得少吃一口了。民以食为天,畜牲也一样。渐渐地,“大宝”、“二宝”就开始不友好了,再见到“黑子”,就愤怒,汪汪地叫。“黑子”常常被它们追出门来,很惊惶,很狼狈的样子。有一次,“黑子”跑不及,让“大宝”、“二宝”撕抓了几下子,身上流着血,尖声叫着,仓皇地跑了回来。张得法见到了,气得直骂:“‘黑子’啊‘黑子’,你馋到什么地方去了?”“黑子”听到张得法骂,大概知道了羞臊,便老实地趴在墙角,头也不抬,也不叫唤了,目光温驯地低垂着,似乎很无辜,也很自责。“石头”跑过来,朝“黑子”叫了几声。“黑子”也不动弹。

李大水见了,就哈哈笑了:“小张啊,你跟一只猫生什么气啊。它刚刚到乡下来,或许是闷得慌哩。”说罢,就对“石头”吼道:“石头啊,明天起,你带着它出去溜达么。”

“石头”就摇了摇尾巴。

张得法也笑了:“李大叔,您这是说给谁听呢?它听不懂的。”

李大水自信地一笑:“它听得懂的。你看,‘石头’摇尾巴呢。”

第二天,“石头”竟真的带着“黑子”出去溜达了。三十年后,张得法感慨地回忆:“谁能知道呢?这一溜达,就溜达出事来了哟。”

出事是一天傍晚,大宝和二宝在村外的菜田里,与“石头”和“黑子”遭遇了。大宝和二宝站在地头上,目光如炬,挑衅地盯住了“石头”身边的“黑子”。然后,就气势汹汹地吠起来,“黑子”胆怯了,失措地在“石头”身边躲藏着,“石头”大概不想招惹“大宝”、“二宝”,便带着“黑子”颠颠儿地往村子里跑。“大宝”、“二宝”则在后边紧紧追赶着,眼看就要追上了,“石头”或许愤怒了,它突然停住,转过身来,扑向了大宝二宝。张得法回忆说,那天他们正收工回来,走到村边,看到了这一幕,开始觉得好玩,后来他们都笑不出了,“大宝”和“二宝”与“石头”撕咬在了一起,三只狗都不叫唤了,都死命地咬着。狗咬架,也跟人一样,是不出声音的。张得法回忆说,眼见得三只狗闪展腾挪,转眼间,就又跑到旷野里去了。“黑子”似乎放心不下“石头”,也跟在它们后边跑去了。张得法隐隐约

约有些担心,他想追过去,可是他觉得狗们咬架,不应该出什么事情。可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后悔了。

天将黑尽的时候,“石头”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它后边跟着“黑子”。“石头”遍体鳞伤,进了院子,就趴在了墙角。很费力地喘息着。李大水和张得法正在屋子里吃饭,听到动静,李大水端着饭碗出来,张得法也忙着跟出来。看到“石头”满身的伤,李大水就明白了,他搁下饭碗,站在院子里恶声骂着:“‘石头’,你傻么,你招惹它们干什么?你惹得起么?主任是村里人的领导,‘大宝’、‘二宝’就是你们的领导。你敢跟领导们咬架?反了你还不成?”

李大水突然不骂了,他看到“黑子”了,正悄悄地走过去,温驯地伏在了“石头”身旁。伸出舌头,很耐心地,一下又一下地,舔着“石头”身上的伤口。

李大水怔了一下,便点着头苦笑了:“‘石头’,行啊,‘黑子’还真是心疼你的哩。”

张得法笑道:“行了,李大叔,快吃饭吧。莫要跟它们生气哩。”

第二天,李大贵在出工的路上遇见了李大水,笑骂道:“大水啊,你真是个狗东西了,狗打架么,你掺和什么呢?你也是狗么?”

李大水皱眉道:“主任啊,我掺和什么了?我怎么会是狗?”

李大贵笑道:“我昨天正在院子歇凉哩,听到你在院子里乱吼哩。如果不是有人来串门儿说话,我就过去教训你了。你一句又一句地吼得挺上劲么,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啊?大水啊,你不要骂人么!”

李大水不好意思地说:“我瞎喊哩。让主任听到了?”

李大贵摇头叹道:“也怪不得你那‘石头’么,‘大宝’、‘二宝’就是欺生哩,硬是看不得那只城里来的知识猫。”

李大水没听懂,纳闷儿地问:“主任讲什么新名词儿?听不懂么,什么叫知识猫?”

李大贵笑道:“知识青年带来的猫,不叫知识猫叫什么?你这个大水哟,亏得你还是中农哩,还不及我这个贫农有学问哩。你都白中农一回了。”

李大水嘿嘿笑着点头:“还是主任学问大哩!”

李大贵也笑：“这知识猫惹不了咱们这农村猫哩。”

李大水摇头：“它们是看人家城里的猫长得好看，肚里忌恨哩。”

李大贵点头笑：“是哩。恐怕是这种情况呢。你把你家的‘石头’看好，也把那只城市来的知识猫看管好。‘大宝’、‘二宝’越来越没样子，贼凶哩。”

李大水收工回来，就对张得法讲：“小张啊，看管住你的‘黑子’，别让它往外跑，主任家的狗盯住了它哩。那两个东西，脾气跟主任似的，凶恶着哩。”

从此，每天李大水和张得法出工去，李大水便把院门关闭了。村里有人看到，“大宝”、“二宝”曾来李大水家门口寻衅过几次，可是吠了许久，李大水家的院子始终关闭着，“大宝”、“二宝”便悻悻地去了。

又过了十几天，也见不到“大宝”、“二宝”来李大水家门口了，李大水认为相安无事了，李大水便不再关闭院门。可是李大水没有料到，“石头”与“大宝”、“二宝”的战争，再一次爆发了，而且这次战争比第一次更加残酷。

是一个炎热的傍晚，疯狂了一天的太阳，终于像一个疲惫的农夫，一路踉踉跄跄的向着西山去了，可是，整个世界已经被烤焦了。牲畜们也被这冲天的热气烤得焦躁不安，“石头”也引着“黑子”在村外的柳树林荫里躲避依然暴烈的夕阳。突然，“大宝”、“二宝”也跑进了柳树林，朝着正在歇凉的“石头”和“黑子”狂吠起来。后来，据正在林子放羊的村民李满仓描述，当时，“石头”带着“黑子”不敢恋战的样子，狂奔出了柳树林，直往村子里跑去。“石头”跑得有些犹豫，它要不时照看着旁边的“黑子”。很快，“大宝”、“二宝”就追了上来，先是“大宝”猛地一扑，将“黑子”扑住了，“石头”便狂吠着扑上去，咬住了“大宝”。“二宝”便扑向“石头”，“大宝”也放开了“黑子”，咬住了“石头”。三只狗疯狂地撕咬在了一起，人们都看得呆住了，青色灰色黄色混杂在一起，滚成了疙瘩，后来，人们看到，一团黑色伴着尖厉的叫声，旋风般滚了上来，是“黑子”，也疯狂地扑进去了。一场混战，血雾横飞起来，夕阳西下，空气仍然热烈，这场战

争显得格格外惨烈，路过的村民，都看得傻了，呆了，痴痴地定在了那里。他们不知道这几个畜牲如何会这样你死我活地厮杀。

终于，李大贵高声喊叫着，挥舞着铁锨赶来了，冲向了已经咬成一团疙瘩的狗和猫。村民们这才清醒过来，也一同围上去，把这四个畜牲分离来。“石头”已经被咬得乱七八糟，浑身是血，“黑子”也被咬得奄奄一息。已经遍体鳞伤的“大宝”、“二宝”，却丝毫不示弱，仍然挑衅地狂吠着，还时时地想重新扑上来。李大贵高声恶骂着，用铁锨驱赶开红了眼睛的“大宝”、“二宝”，张得法也匆匆赶来了，他抱起“黑子”，李大水抱起“石头”，匆匆地回家了。

他们的身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的“大宝”和“二宝”，嚣张地狂吠着。

李大水进了院子，先让张得法关上院门，他把“石头”抱进屋，把“石头”放到了炕上，又慌着抱了些猪草进来，铺成了一个软和的草窝，把“石头”轻轻地放在了上边。张得法就把“黑子”放在了“石头”的旁边。张得法觉得“石头”一定渴了，便端着一只碗，凑过去，小心翼翼地喂“石头”水喝，“石头”却一口也喝不进去了。“石头”的目光哀痛，盯着卧在它身旁的“黑子”。遍体鳞伤的“黑子”，低低的声音叫着，目光软弱地看着“石头”。

李大水皱着眉头，涩涩地说：“小张啊，算了吧，你不要喂‘石头’了，看样子它伤得不轻啊。让它歇歇吧。咱们先吃饭。今天夜里还要打夜工，浇灌呢。”

吃过晚饭，李大水和张得法就去打夜工了。后半夜，他们回来了，刚刚走进院门，就听到“石头”凄怆的叫声。李大水惊慌地推开屋门，张得法匆匆跟进来。李大水点亮了马灯，就看到“石头”突然奋力地昂起头，吃力地叫了几声，张得法听得有些慌，李大水凑近去看了。“石头”望着李大水，眼里似乎有泪要落下来。李大水伸手摸了摸“石头”垂下的眼睛，伤心地别过头去，长叹了口气，说对张得法说：“它快死了。”

张得法怔住了。

李大水又说：“‘石头’放心不下‘黑子’啊。”

张得法将“黑子”抱到“石头”眼前，“石头”伸出舌头舔着“黑子”。“黑子”也伸出舌头一下、又一下地舔着“石头”。张得法后来回忆说，这时，窗外突然起风了。夜风越来越强劲，在院子里放肆地扫荡，院子里那棵枣树，在风中摇动着枝叶，发出尖厉的叫声。“石头”似乎禁不住窗外的风声，怕冷似的，身子哆嗦了一下，头一歪，便昏过去了。“黑子”胆怯地低声叫着，似乎怕吵醒已经睡着的“石头”。那情景让张得法和李大水看得心酸胆战。他们再也躺不下，就坐在炕上，看着“石头”。“石头”昏睡着，呼吸越来越弱了。

快天亮的时候，“石头”死了。窗外的风也渐渐弱下来了。李大水叹了口气，涩涩地对张得法说：“小张……啊，去埋了它吧……”就抱起“石头”出屋了。张得法默默地跟出来，走到院子里，李大水让张得法扛了一把锹。李大水家的屋子后边，就是村西的山坡。李大水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把“石头”埋了。让他们难受的是，李大水抱着“石头”出门的时候，“黑子”也跑出来了，一瘸一拐地跟在他们的身后，张得法往回轰它，它竟然拒绝回去。它停住，昂着头，眼睛瞪着张得法，在风天里厉声叫着。李大水长叹一声：“算了吧，小张啊，随它吧，这畜牲……跟人一样呢。”

李大水和张得法给“石头”做了一个馒头似的小坟丘。李大水和张得法就在“石头”的坟前呆呆地坐着，两人闷闷地抽着烟，谁也不想说话。风依然故我傻傻地刮着，“黑子”也一直在“石头”的坟丘前痴痴地蹲着。偶尔，它就用一种长长的尖尖的声音叫着，叫声就有了一种撕裂了什么的感觉，在风天里深深浅浅地传得远了。张得法后来回忆说，他从前根本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他也根本不知道猫会有这种叫法儿。李大水说“黑子”叫得他心里酸痛，他让张得法把“黑子”抱回去。于是，“黑子”一路尖声叫着，被张得法抱回去了。可是，刚刚把它放到屋里，它又一拐一拐地随着张得法跑出来，重新跑到“石头”的坟前，蹲下。如此两次，李大水哀伤地摇头说：“算了，小张啊，别管它了。它是舍不得‘石头’呢。这‘黑子’重情义哩！你去给它弄些吃的，放在它跟前吧。它也饿了哩。”

张得法便回去弄了一些吃的，放在“黑子”的眼前。“黑子”却